

# 摘酸枣 抓狐狸

□王景元

秋天的降临如同诞生一部童话，这童话弥漫着鲜活、灵动的气息。

秋风习习、层林尽染，仰头望去，满坡酸枣树，东一团西一簇，根连着根、枝压着枝，紧紧相拥在一起，或粗或细或高或矮，立于石缝、崖边、山峰、谷底，无处不有。

圆丢丢的，红的、绿的和灰绿色的酸枣挂满枝条，红绿相间的最可爱，绿一片、红一片挂在酸枣树上，灯笼似的，又像小孩子的脸，害羞似的躲在叶子后面，在微风中探头探脑、躲来躲去，和人们玩着、逗着。

一条斜仄仄的山路，像爬行的巨蟒，一直延伸到山顶。走在熟悉的山路上，常常被这个小小的红珍珠、绿玛瑙所感染、所吸引，情不自禁随手摘几颗塞到嘴里，轻轻一咬，酸甜酸甜的，美到了心尖，口水像涌泉似的一股一股涌入心田，流淌着、滋润着。突然一只小狐狸从眼前溜过，有点惊慌的样子，我便想把它抓住。

抓狐狸最揪心、最刺激。狐狸也叫狐狸鼠，是山上最常见的小动物，它既机灵又可爱，在坡上窜来窜去，明亮、清澈的大眼睛，有清纯少女的神韵，背上有黑白相间的漂亮花纹，毛茸茸的大尾巴更显得妩媚至极。

想抓它，难，特别难。

有一次和母亲摘酸枣，看到一只狐狸正在树杈上睡觉，它把长长的尾巴盘在身上，像被子一样盖着做着美梦，我蹑手蹑脚地向它靠近时，它把尾巴在空中一甩，浑身的毛都炸了起来，敌视着我，我一拍手它便撒腿就跑。

它爬树的速度极快，四爪并用，翘着长长的尾巴，爬一爬、停一停还要回头看一看，停下来时尾巴左右摇一摇，和我逗着玩似的，“快来抓我呀，我等着你”，它的挑衅让我欲罢不能，于是不假思索地穷追猛爬，它爬到快到树梢的时候，“嗖”地纵身一跳，用长长的尾巴把身体卷成一团，玩起了空中芭蕾，翻滚着轻松落在草丛里，它跳、卷、翻、落一气呵成，看得我眼花缭乱。看着它成功突围，却苦了不知天高地厚的我，趴在树枝上晃悠着，一松手就会掉下去，低头一看，下面是一片带刺的酸枣树，龇牙咧嘴的葛针犹如千万利箭，越想越害怕，心就越往一起揪，一股股的热血直往头上涌，冰凉巨大的汗珠挂满了额头，顺着脸颊

往下流，紧紧地抱着树枝，像丢了魂似的使劲呼喊母亲，“妈，妈……快来救我。”母亲听到我受到惊吓后的怪叫，慌张地跑过来，见状吓得满头大汗，但又不敢大声喊叫，轻声细语地指挥着我安全落地，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随口说道：“你还能逮着它？”我把腮帮子鼓得圆圆的，思谋着总有一天要逮一只回来。

母亲摘酸枣，喜欢独摘，哼着曲子。

母亲一般不愿意带我去摘酸枣，因为经常上坡下坡，甚至还要到悬崖边，比较危险。但她经不起我的死缠烂磨，向她保证听话后，她看着我一脸虔诚的样子就改变了主意，于是我屁颠屁颠跟在母亲身后给她背包、递工具，她每每回头看我满头大汗的样子都会心疼地说：“不让你出来非要出来，看把你热得。”这时我冲她做个鬼脸，憨憨一笑，转身又欢快地窜向了另一个地方。在母亲的呵护下，我就和树上窜来窜去的小狐狸一样，无忧无虑、无拘无束地玩着。

玩够了就摘酸枣，开始时没有掌握动作要领，也不会使用工具，常常被尖刺扎得嗷嗷叫。此时，母亲就会从远处急忙跑过来，见刺儿扎了我的手，就把扎刺儿的地方用力挤，钻心地疼，歪着嘴发出吸溜吸溜的声音；如果刺儿还没出来，就用嘴边咬边吮吸，要吸上好几次，直到看不到那个黑点为止。

母亲问：“疼不疼？”我看着她留有血迹的嘴，不好意思地说一声，“不疼”。她用手背把嘴擦擦，告诉我，“摘的时候眼盯好，手要快，脚要稳，崖边枣不能摘。”后来，我就十分小心，偶尔被扎一下也不喊叫了，生怕母亲听到后来回跑。

母亲摘酸枣动作娴熟麻利，她先用镰刀把酸枣枝钩住，用另一只手摘，摘不到的地方就用“丫”字形木棍顶住枝条的中部，然后用镰刀钩住根部用力一拉，枝条就乖乖地折了，刀棍配合得天衣无缝，再用镰刀钩出来放在相对平缓的地方，用木棍轻轻敲打，酸枣落在地上，最后一一捡进袋子里，这样反复几十次、上百次才能摘满一袋。

母亲把酸枣晾在房顶上，慢慢地阴干，然后挑个大、肉多的放在几个面袋子里，等到冬天给亲戚们捎去一些。把剩

下的都卖给收购站，换点零用钱，给孩子们买铅笔、橡皮，称几斤咸盐、打几斤醋。

12岁告别家乡、进县城求学，我在城里，母亲在农村，只有等到放假时才能见到母亲，但再也没有和她一起摘过酸枣。我参加工作后，她常常给我寄酸枣，让我和战友们一块分享，酸甜的味道品出了母亲对游子的挂念。

童年往事，像一双稚嫩、温柔的小手，常常在不经意的時候向我招手、向我问候，让我独自一人也会莫名其妙地笑，尤其是那次和母亲摘酸枣、抓狐狸的经历。



## 盛唐百年， 独李白令我怦然心动

□范梓豪

绣口一吐，半个盛唐，挥笔洒墨，万古传唱，诗仙自有三分仙气，一分凝为皓月，谓“皎如飞镜临丹阙”；一分化为清酒，谓“玉碗盛来琥珀光”；一分铸为诗情，谓“白也诗无敌，飘然思不群”。我曾向往李白所处的大唐盛世，香烟馥郁，灯火盈门，笙歌迭奏，酒醉灯迷……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诗仙的飘逸、脱俗的绝句仍令人沉醉，我才发觉，令我怦然心动的不是盛唐，而是李白。

一望千年，盛唐再难返，绝句永传诵。三分灵动，两分真情，还有五分借着酒气，留下“俱怀逸兴壮思飞，欲上青天揽明月”。仙亦多愁，执笔落泪，青墨满地，望满月，留下“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”。雪因白首醉卧而成了形，

酒酣胸胆，引诗意，留下“应是天仙狂醉，乱把白云揉碎”。虽隔千年，仍醉了眼、动了心。

敢问大唐一世，谁人敢叫贵妃陪酒，令力士提靴，惟诗仙李白者也，英雄注定命途多舛，他一生不为权贵提诗，惟有为那倾国盛颜，留下“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”的爱慕与真情，汇作《清平调》三首赠予贵妃。我被李白的随性所打动，怦然心动间，明白心之所向即归宿。

李白，你用灵动的文笔摘得盛唐文学的桂冠，可谓集万古文墨也难勾勒你诗文一角。你的随性、你的文采、你的昂扬，曾不止一次地令我怦然心动，读你千遍，怎会倦？

